

语言发生学视域下“表达驱动”理论的探索价值

黄 洁 王 于 飞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311)

摘 要: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学术界一直在探索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更能切合汉语特征、更能适应海外学生的有效方法。近年来,钟英华等人提出“表达驱动”理论,将对意念和思想的表达看作语言的核心功能,看作语言发生发展的底层逻辑,也将之看作语言教学所遵循的基本规律,试图建构起“为表达而教,为表达而学,为表达而评价”的进阶式教学体系。该主张和相应实践已经引起一定关注,但相关讨论还没有完全展开。从语言学演进历程的角度对该理论进行学理分析,认为该理论虽与形式主义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不尽相同,却与传统语言学对语言发生机理的探讨存在较高契合度,并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基本理论倾向大致相同,也与语言发生、语言教学的事实与经验基本一致。结合数年来发表的教学研究成果看,该理论在近期的探索实践中体现出一定的实效性和较为广泛的适应性,因而具备较为确切的事实、经验和科学依据,也具备较为深厚的探索实践土壤和较为广阔的国际中文教育推广前景。该理论的提出和实践,有可能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探索出一套中国式的教学体系和教育方案。

关键词:语言发生学;国际中文教育;第二语言教学;“表达驱动”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3-0116-07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312

关于语言的起源和发生,曾经是众说纷纭的议论焦点,但其后又众声消歇,渐至于无人问津。“表达驱动”理论的提出及其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应用,使学界对语言的发生学原理产生了新的关注和思考。基于这一前提,笔者重新梳理与语言起源相关的学术探讨进程,并将这一话题与“表达驱动”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际应用结合起来,以此反思以往的语言理论和实践,并努力探求国际中文教育自身的理论基础与发展方向。

一、语言起源和发生学研究的历史递变

语言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创造产品,也是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语言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是遵循什么样的原理而被创造出来?两千多年来,哲学家、神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都尝试着各自的探讨。

在早期的语言起源研究中,许多学者都论及语言发生的驱动力问题。如古罗马时期卢克莱修提出,语言不是有人创造出来教给众人的,而是“自然促使人们发出各种舌头的声音,而需要和使用则形成了

收稿日期:2025-03-20

作者简介:黄洁,女,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

王于飞,男,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化与传播。

事物的名称”^{[1]6}。卢梭则认为语言源自人类的激情:“语言起源于何处?精神的需要,亦即激情。”^{[2]15}与卢梭的看法不同,赫尔德认为语言来源于人的心智。按照他的推论,上帝造人的时候,并没有创造人的语言,而只是创造了人的心智。但人类凭着上帝所创造的心智,不仅能创造出语言,还能不断推动其更新发展。赫尔德宣称“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3]5},还断言即便没有社会,没有舌头,人也必定会发明语言,因为语言来源于人的心智。

相对于卢梭对激情的强调和赫德尔对理性的关注,洪堡特则从精神和意识等更为宏观的层面来认识问题。他认为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的流射,语音形式的运用是由思维对语言的要求来决定的,这也是语言适用于所有人的一般规律。“在每个人身上都表现出一种受到某一确定的力量调节、推动或约束的倾向;在外部和内部因素的诱导下,个人逐渐从自身中产生出整个语言,并使其语言为他人所理解。”^{[4]68}

作为一种总结性的概括,马克思直接将语言和意识的发生归因于人类的需要,认为语言和意识一样,“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5]533}。恩格斯将语言的产生放在人的演进历程中,认为“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6]512},这种非说不可的需要使相应的器官得到改造,并逐渐发出了清晰的音节。鲁迅的《门外文谈》也认为:“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7]75}从语言学意义上看,这段话也是强调因共同劳作和交往表达的需要,人类才逐渐发出复杂的声音,进而形成了最初的语言。

以上探讨大多立足于人类语言行为的基本事实和总体经验,是我们把握语言的本质,进而发掘其应用价值的重要着眼点。但因其多出于哲理思辨和主观推论,与后起的实证科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等理论潮流产生了价值取向的差异和分歧,因而不断为后者所遮蔽。20世纪初,在实证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等相关学科观念影响下,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提出“语言研究必须从语言形式开始,而不是从意义开始”^{[8]197}的主张。此后,语言研究中的意义关注就不断让位于更具“实证”特征的形式分析。与此相应,语言起源研究所包含的对语言本质特征的探讨,及其对语言应用、语言教学所能产生的实用价值,也就被逐渐推向了学术研究的边缘。

二、语言起源研究的历史性衰退

1916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索绪尔提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9]169},这就使形式主义成为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源头,并由此奠定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构架和发展方向。

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布龙菲尔德等人的观念多少带有机械论的时代印记。他们反对从人的内在精神、情感或心理角度来解释语言行为,主动回避对语言意义的研究,转而从行为主义的机械论角度出发,把语言看作一个符号结构体系,要求语言学家重点关注语言符号和结构形式,并由此构建起一个“科学的语言学”体系。

1939年,布龙菲尔德在《科学的语言学的若干问题》中对语言的科学描写提出以下四个条件:(1)科学只能跟当时当地每个观察者都能感受到的现象打交道;(2)只能跟处于一定时间、地点、坐标上的现象打交道;(3)只能采用能导致进行实际操作的初始说明和预断;(4)只能采用与物理现象有关的常用术语中通过严格定义得出的那些术语^{[10]236}。对照这样的条件,关于语言起源的一切探讨都与其“科学的语言学”标准相差甚远。

数十年过去,现代语言学在语言形式或结构的研究上成效明显,但却始终无法回答这些形式或结构因什么而发生的基本事实,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语言发生学原理的问题。直到1976年,“语言和语音的

起源和演变”主题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召开;1983年,“语言起源学会”在加拿大宣告成立,语言起源的问题才陆续回到学界关注的视野。但此后的研究已经转向对语言起源的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实证考察,偏向于古人类大脑和发音器官的进化及其与语言能力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聚焦在动物语言和思维能力观测、儿童语言习得分析及原始部落语言研究等领域。几十年来,这些领域的研究不仅依旧无法回答语言发生的本源性问题,还在客观上造成现代语言研究的一个学术荒原。

从语言学史的角度看,语言起源研究之所以被弃置,主要是因其难以满足实证科学的某些基本要求。正如洪堡特所说:“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4]56}在缺乏现代记录与监测技术的早期研究当中,作为以音义交流为主要手段的语言行为,其发生的全过程都无法留下任何可固化、可承载、可存留因而可分析的物质形迹。形诸文字的语言活动记录,也不可能反映比文字的诞生更为久远的语言发生历程。早期的人类语言往往存在若干复杂的源头或初始形态,且同样缺少过硬的实证材料可资考察。因此,历史上各种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和假说大多出自推测或臆断,总体上缺乏确凿的语言实证,因而常常被认为不足为凭。

但这并不意味着前人的考察和分析就全无道理,或者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在无法再现早期语言的原始状态,也难以获取足够实证的现实困境下,合理推断、事实猜想和事理分析不只是我们依赖的手段,也是确有实效并值得不断推进的探索方向。前人的思辨性假说不仅对语言起源的认识有着不容抹杀的意义,也对我们认识语言的本质、推动语言的研究和促进语言的教学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在语言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中,人们随时用生活中的语言事实,对语言发生的原动力及语言起源的相关理论进行各方面的验证和修正,这就保证了语言起源的研究仍有实证科学的属性,进而避免被架空为虚化的玄想和臆测。

因科学实证不足而摒弃对语言起源的探讨,观念上就颇具虚无主义色彩,未免片面、狭隘和偏激。语言学发展进程证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寻求的“普遍语法”一直没有确切的结果。面对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时代冲击,形式主义语言学暂时应对乏力。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11]71}学术观念上的理障不仅阻碍了问题的探究,还制约着相关意义和价值的有效发挥,如对语言发生内驱力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被长期遮蔽的课题。

从历史文化的背景看,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西方人基于其宗教传统,把语言看成上帝创造世界的工具和方法,具有特殊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如米歇尔·福柯就认为:“在其初始形式中,当上帝本人把语言赋予人类时,语言是物的完全确实和透明的符号。”^{[12]49}这样的看法,在西方近现代学人中仍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现代语言学理论都只是看重语言的结构功能,同为上世纪初诞生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就很重视对语言情境和话语行为的研究。如伦敦学派的马林诺夫斯基就认为“话语的意义并不是来自于构成话语的词的意义,而是来自于话语与其所发生的语境之间的关系”^{[13]39}。牛津大学的弗斯也强调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中的语言,或是“人在行动中的活的语言”^{[14]20}。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韩礼德则“继承了欧洲功能主义语言学派对于语言社会文化属性的重视,把意义看作社会协作和互动的产物,不承认任何超越社会情境的意义,与形式主义语言学相关观点形成鲜明对照”^{[15]75}。其语言理论的提出,本身就有着语言发生学的认识背景。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语言被看作是意义生成的资源系统,学习新语言意味着学会用新语言表达意义,掌握意义表达的资源”^{[16]17}。这一看法,对我们理解“表达驱动”理论有着重要的认识意义。

三、国际中文教育与“表达驱动”理论的发生

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国际中文教育“在坚持从汉语的特点出发探索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规

律的同时,也吸取了西方教学法流派的很多长处,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法体系”^{[17]281}。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新实践、新方法和新理论也在不断涌现,如马箭飞等人的“任务型教学法”^[18]、吴勇毅等人的“语块理论教学法”^[19]、吴伟克的“体演文化教学法”^[20]、邵菁和金立鑫等人的“认知功能教学法”^[21]、靳洪刚等人的“主题导入教学法”^[22]、吴勇毅分析外语教学四十年经验^[23]等等。“表达驱动”理论的提出则是一个新的重要尝试。

近年来,钟英华教授团队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提出了国际中文教育中的“表达驱动”理论。该理论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言为心声”看作语言产生和发展,也是语言习得中的底层逻辑,客观地审视、分析、比较各种外语教学流派,进而指出这些派别的主要分野源自语言形式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二元对立,对立双方在绝对否定对方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语言的一般规律置之度外,因而形成各自的局限。这一认识体现出中国学人对西方理论由“入乎其内”到“出乎其外”,渐能取舍在我,自辟生路的发展动向。

在此基础上,“表达驱动”理论试图让国际中文教学法“回归到19世纪直接法的基本构架,回归到认知和掌握语言的根本规律,让语言教学回归到真实的语言表达场景中,回归到语言表达的反向驱动上,回归到语言之所以产生和发展所遵循的由意念到意念、由思想到思想、内容到内容的语言表达根本属性上,回归到真实的目的性输出、可理解互动与有针对性、可理解输入的关联统一体,回归到教学的系统性、整体性设计上来”^{[24]390}。

在实践目标上,该理论试图聚焦学习者的表达意图,努力通过这些意图来激发表达的动力,以“表达”为核心来制定教学的整体设计,建构起“为表达而教,为表达而学,为表达而评价”^{[24]391}的进阶式教学体系。该理论意在强调学习者真实表达需求的促动作用,将表达意念和思想看作语言的核心功能,也将之看作语言发生发展所遵循的一般规律,因而要求语言教学聚焦于学生的实际表达能力,以学习者的表达需求为目标导引,致力于驱动和激发他们的自主表达意愿。“表达驱动”成为该理论的核心构成要素。

在教学实践层面,该理论团队尝试采用以戏剧形式为主的国际中文教学探索模式,以广义的戏剧表演作为语言教学和实践的载体,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和实际需求,让语言学习者先是以剧本创作者的身份参与剧本的创作和改编,借以诱导和激发其文字表达的意愿和践行;再以表演者的身份,从角色的配音、体演到正式演出,由浅入深地融入表演的全过程,以戏剧场景、角色关系和情节推进逻辑来诱导、激发其话语表达的本能和意愿,进而促进其语言表达的行为,修正语言表达的方式,固化语言表达的习惯,强化语言表达的能力。以上教学实践以戏剧创作和演出的方式,将文字表述和口语表达这两个相对独立的表达系统有机关联起来,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和舞台环境,借助戏剧情节的驱动力,让学生身临其境,不由自主地身体力行以推进情节的发展,在完成戏剧演出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完成了“表达驱动—选择输入—互动体验—成果产出—反思评价”^{[24]388}的语言教学程序。

看得出来,这样的做法就是借助戏剧的形式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创设一种语言环境和场景,引导他们全身心“入戏”,借以完成对戏剧场景、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对号入座”式的主观认同,诱使他们自觉地由局外人变成“剧中人”,进而按照戏剧情节和台词的预设,引发近乎直觉的“表达驱动”和水到渠成的语言传达(台词表演)。在这一进程中,戏剧情节的“故事(思想情感)驱动”,人物角色的“表演(表达)驱动”和语言学习者的“学习、实践驱动”被有机地关联、叠加在一起,相互激发,同频共振,最终强化了学习者的语言表达能力。

这已经不是简单地教言语或语言,而是尝试着在教完整的言语行为或语言生活。试图让学习者由剧本写作、打磨,到台词背诵、配合,再到反复排练和舞台演出的复杂过程中,由被动到主动,由剧外到剧中,由生到熟,由浅入深,由外到内,不断重复演练上述言语行为,并进行精准有效的多次校正,随着教学进程的发生和时间的延续,自然形成深刻记忆和行动反射,有效刺激学习者语言素养和表达本能的成长,从整体上促成其汉语水平的全面提升。

四、“表达驱动”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发生学角度看,语言行为的发生大多出自人的内在驱动。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将事物运动的原因归纳为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并将后三者统一于“形式”这一概念,而形式又被认为是事物的本质和本体。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字母是音节的原因,材料是技术的原因,部分是整体的原因,前提是结论的原因,意思都是‘所从出’。在这些对偶中,前一类为基础质料(和部分);后一类为本质——或为整体,或为综合,或为形式”^{[25]51}。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质料因保证事物的持续运动,形式因规定事物以特定方式运动,动力因确定事物开始或停止运动,而目的因则决定或驱动事物为什么要运动。按这样的思路,语言的本质并不取决于语言本身。语言为什么会发生,以什么方式发生,如何开始和终止其发生等问题,才真正构成语言发生的形式、本质或本体。所以洪堡特也断言:“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因此,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4]56} 语言是人类的创造物,也是人类的思维和交际工具,因而语言的发生只能从人的自我需要中去寻求原因。可以说,没有人类创造和使用语言的自我需要,就不会有语言的发生。

“表达驱动”理论正是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特别关注学习者的真正表达需求”,反对“把重点放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句子或集中在语言形式上,就形式论形式,就形式讲形式,越讲越虚化,越讲越脱离”^{[26]4}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强调“学用一体”,“以目的性表达驱动,规划针对性输入,进而解决语言习得的内容有针对性产出问题”,从“说有内容、真正想说的话,写有内容、真正想写的文字”出发,探究“从言语到语言再到言语”的国际中文教学范式^{[24]390}。

这就是从语言发生学规律出发,将语言行为和语言习得都看作一种创造性活动,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能力训练或孤立的知识获得。这些做法使语言教学回归到语言的本质,回归到语言起源、发生的根本规律,那既是中国语言文化“言为心声”的传统理念所倡导,也跟语言发生学的基本理论相吻合。

语言毕竟是由人来创造,由人来使用,最终服务于人需要的文化产品和人文工具。它的发生与发展,传承与改造,使用或弃用,都是以人、以人的内在需求为中心来进行的。因而语言研究也好,教学也好,都不能将语言从它与人的天然联系中分割开来,孤立、机械和僵化地审视和处置。而“表达驱动”理论及其相关实践,正是将语言研究与教学努力回归到以人为中心并服务于人的需求这一根本立场,因而也就回归到了语言的本质和语言发生的根本规律。

回归日常生活的层面,大量事实和经验足以说明“表达驱动”理论的合理性。在日常的语言行为中,“临纸忘言”“提笔忘字”“书到用时方恨少”等现象,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真实场景;上台讲话的时候,“没什么好说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常常导致我们根本开不了口;跟外国人聊天卡壳,或在外国商店购物受困,都会迫使我们狂翻手机词典;而“到什么坡,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因材施教,因势利导”,都是我们出于现实需求才去学语言、用语言乃至教语言的切身体验,更是我们长期积累下来的语言经验和生活智慧。对此,韩礼德对“意义潜势”的论述^{[27]93-116}可以提供一种理解的方向。

归结起来说,语言表达或交际的现实需求,才是语言活动的内在动因、语言行为的基本规律,也是语言现象的本质所在。这也正是“表达驱动”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核心原理所在。该做法“基于目标牵引,激发学习者的主动表达意愿”,“依据学习者的动机的需要选择侧重、错位驱动和分阶段实施”教学,“针对学习者的实际需要,动机和水平,决定言语技能系统的差异性发展”^{[28]76}。这不仅抓住了第二语言教学和第二语言习得的“牛鼻子”,也为我们转变语言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和机械论倾向,构建真正符合语言发生学原理、符合汉语教学实际、符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需求的学术体系、应用体系和教学传播体系,开辟了一个有益的探索方向。

肯定“表达驱动”理论的探索意义和实践价值,并不是要否定或削弱现有的教学方法或体系,而是

要强化对语言形式之外,特别是导致语言发生的需求驱动的关注,把教学关注的要点从单纯的语言知识和技能,部分转移到学生获取、运用这些知识与技能的内在需求上来。

近年来,“表达驱动”理论的探索还在不断深化和推广,被广泛应用于汉语语法教学^[29]、中文读写教材编写^[30]、教学案例分析^[31]等许多方面。钟英华等人还引入最新数智技术,为国际中文教学提供更为强大的科技支撑^[32]。总体看来,该理论的教学实践应用呈现出积极发展的可喜态势。

五、结语

相对国外第二语言教学历史而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实践尚处于发展阶段。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借鉴以往的第二语言教学经验和理论,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还需要基于汉语自身特点,基于新的历史和社会条件进行全新探索、全新思考和全新研究,努力建设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实践体系、研究体系和学科话语体系,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推动全球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中国方案”^[33]²⁹做出积极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卢克莱修. 物性论[M]. 方书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2] 卢梭. 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M]. 洪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3] 赫尔德. 论语言的起源[M]. 姚小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4] 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姚小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鲁迅. 鲁迅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8] 布龙菲尔德. 语言论[M]. 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9]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10] 胡明扬. 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 [11] 路·维特根斯坦. 名理论(逻辑哲学论)[M]. 张申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 [12]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 莫伟民,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 [13] R. H 罗宾斯. 语言学简史[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 [14] Firth J R.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 [15] 严世清. 论语义发生学理论的哲学涵义[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70-77.
- [16] 张少杰,于晖. 语言和教育:功能语言学对教育语言学的启示[J]. 外国语言文学,2025(2):15-24.
- [17] 刘珣.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 [18] 马箭飞. 以“交际任务”为基础的汉语短期教学新模式[J]. 世界汉语教学,2000(4):87-93.
- [19] 吴勇毅.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模式的演变与发展[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89-93.
- [20] 吴伟克. 体演文化教学法:汉英对照[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0.
- [21] 邵菁. 认知功能教学法:理论、设计和程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 [22] 靳洪刚. 21 世纪的外语教学:以能力为出发点的主题导入教学新论[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5(3):19-24.
- [23] 吴勇毅.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法研究四十年之拾穗[J]. 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2018(4):47-62.
- [24] 钟英华,于泓珊,杨薇. 国际中文教育“表达驱动”教学理论与实践[J]. 世界汉语教学,2023(3):388-398.
- [25] 亚里士多德. 物理学[M]. 张竹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26] 钟英华,励智,丁兰舒. “表达驱动”教学理念与国际中文教学资源建设[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1-7.

- [27] Halliday M A K. Towards a language-based theory of learning [J].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1993(5): 93-116.
- [28] 杨薇,石高峰,钟英华. “表达驱动”教学理念与戏剧形式国际中文教学实践[J]. *汉语学习*, 2022(3): 74-80.
- [29] 余江英,秦嘉旭,杨雨蒙. 基于“表达驱动”教学理论的场景式汉语语法教学:三大转向与四步路径[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2): 1-11.
- [30] 行玉华. “表达驱动”理论视域下“理解当代中国”国际中文系列教材应用实践体系的构建[J], *国际中文教育*, 2024(2): 24-31.
- [31] 穆涌,高伟,李纯玮,等. 基于“表达驱动”的国际中文视听说课程创新设计与实践——“汉教英雄会”教师组优秀教学案例[J]. *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 2025(1): 63-76.
- [32] 李建涛,孔明,钟英华. “表达驱动”教学理论在数智技术赋能国际中文教学中的设计探讨——以 Second life 和 Chat-GPT-4 为例[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103-109.
- [33] 靳玉乐,赵瑞雪.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逻辑[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22-30.

The Exploration Value of the “Expression-Driven”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Genesis

Huang Jie, Wang Yuf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cholars have been exploring effective methods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at better alig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needs of overseas students. In recent years, Zhong Yinghua and others have proposed the “expression-driven” theory, which regards the expression of ideas and thoughts as the core function of language,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languag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fundamental law followed in language teaching. They aim to construct an advanced teaching system of “teaching for expression, learning for expression, and evaluating for expression”. This proposition and its corresponding practices have attracted some attention, but related discussions have not been fully develop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linguistics, this theory is analyzed theoretically.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it is not entirely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formalist linguistics, it has a high degree of consistency with the traditional linguistic explor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language genesis and is roughly in line with the basic theoretical tendencies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It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facts and experiences of language genesis and language teaching. Based on the teaching research results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this theory has demonstrated certain effectiveness and wide adaptability in recent exploration practices. Therefore, it has relatively solid factual, experiential, and scientific basis, as well as a deep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foundation and broad prospects for promotion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proposal and practice of this theory may lead to the exploration of a Chinese-style teaching system and educational plan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Keywords: language genesi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expression-driven” theory;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责任编辑:陈忻]